

# 日本女間諜與我 (三)

## 「花叢諜影懺情記」第一部

羅陽 原著  
冉孤 鶯譯

### 偶然遇見玫瑰之友

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時三十分，日軍柳條溝分遣隊長以炸藥將南滿鐵路柳條溝段炸毀，藉口「鐵路被爆」，關東軍高級軍頭板垣征四郎發布命令，命鐵路守備大隊攻擊北大營，撫順守備隊突襲機場，二十九聯隊進攻瀋陽，張學良毫不抵抗，任由日軍佔瀋陽，日軍節節進逼，三個月之內，佔領我整個東北。九一八事變後，我政府曾向國際聯盟控訴日本侵略，美國更仗義聲明，不承認任何武力造成的領土變遷。日本為轉移國際間對東北瀋陽事變的視線，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，出兵上海，進攻吳淞和閘北，中國守軍英勇抵抗，打了三十多天，殲滅數千日本軍隊，英、美、法、義等國出面調停，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。

從九一八到二二八淞滬之戰，震動了全國人心，但上海地方人民仍然歌舞昇平，因為許多富戶逃入租界苟安，更加以享樂為時尚，日本派在上海的間諜、特務更為活動猖獗。玫瑰是一九三二年九月不辭而別，離開我的，她這一去渺如

飛鴻，到一九三三年秋天很快兩年過去了，我心裡始終忘不了玫瑰，我總想知道一點她的消息，一來因為玫瑰實在妖冶可愛，二來我也很想從她身上找到一些日本間諜活動的情形。我曾多次去到「青島」附近，玫瑰兩年前在那裡開設的一家花店，打聽玫瑰的情況，可惜始終得不到任何消息。房東告訴我自從玫瑰去後，來找她的人有好幾個，但是玫瑰不再有消息，對來尋找她的人，祇好答說：「無可奉告。」

一九三四年春天某日，我獨自駕車經過「青島」附近玫瑰的花店所在，見到一個穿黑色旗袍的女子快步獨行，她的背影很像玫瑰，我穿向前後一望，見她的面貌是明目圓大，雙頰微高，美唇中微露白牙，與玫瑰面貌不大相同，但另有一種西方美女的相貌，這位女士見我回首望她，她居然睜大眼睛注視我，並向我嫣然一笑。我為她的一笑所吸引，於是隨地而行見她進入一戶當舖後，我即停車等候，她出來時我揮手招呼，她向我微笑後仍繼續前行，到了一家商店，她入內買了一瓶洋酒，見我已下車等候，即向我說：「你倒很有耐心的，也不怕人家生氣？」

我說：「小姐，你的背影很像我的一位日本朋友玫瑰女士，她兩年前在這附近開了一家花店，後來回日本去了，我很想念她，不知妳是否認識她？」

這位穿黑色旗袍的女士說：「我認識她，我曾在花店裡見到過你好幾次。你和她好親善友愛啊！」我十分驚奇的說：「難怪剛才我回頭看你的時候，妳向我微笑！」我隨即開門請她上車。她坐進車廂時，我見她碩長健康的雙腿及一雙穿着高跟鞋美觀的腳樣，很像玫瑰的雙腿。我說：「找一個地方談談好麼？」

### 我也是大眾情人

「我祇能喝一杯咖啡。」她說。

我們在車中相對默默微笑，不發一言，我看她高聳的胸部，隨著車子的行動，左右搖擺，很顯然的，她未戴奶罩。

我們到了一家我常同玫瑰去的法國餐廳，要了一壺咖啡，我說：「請問小姐芳名？」

「你叫我莉莉好了，你的玫瑰是我的朋友，

請問你貴姓大名，在何處發財？」她用廣東腔的上海話問我。

「妳既然是玫瑰的朋友，應該知道我的名字囉，何必再多一問！」

莉莉含羞一笑說：「我和玫瑰並無深交，祇是見過幾次面，怎好向她打聽你的姓名，我曾聽見她叫什麼『真同』，我想這決不會是你的本名。」

我說：「不是真同，是真童，這是我的法國朋友唐瑣給我取的綽號。」

我告訴了她我的真實姓名之後，她喝了一口咖啡微笑著說：「看你年輕漂亮，條件又好，除了玫瑰之外，一定還有不少女友，爲何又在街上拈花惹草勾搭女人？」

「天下何處無芳草！真美的女子祇有在日常生活未加修飾的時候纔能到真面目，很難在交際或風月場中看清楚的。而且我迷信緣份，譬似我們二人，如果其中一人，遲了或早了幾分鐘，就不會相遇了。」

我看她左手戴著戒子，問她是否已有丈夫。

「很不幸我已結婚了，但我也大衆的情人。」她說。

「此話怎講？」

「說來話長，不必談了。」她靜了一下又說：「我必需回家了，你如果高興，可以在九時左右到大華舞廳看我。」說完拿了酒，向我一笑，立即離開。

我獨自在餐廳裡吃飯，玫瑰的影子，時時在我腦中出現。但又被莉莉的笑臉所遮蔽了，我急

於想在莉莉的口中知道一些玫瑰的消息，我渴望早些去大華舞廳找她。

到了舞廳，舞曲剛在進行，黑黑的見不到人，我坐下後向大班說：「莉莉坐枱。」

燈亮後幾分鐘，莉莉走來坐下伴我，同時給了我一個頰吻，我嗅到了她的粉香。她穿的是一件緊身的白色絲質旗袍，又開的很高，胸部高聳，雙腿隱約可見，足上穿了白色緞面淺口的高跟鞋，很爲修美。在跳舞的時候，我問莉莉，最近有否見過玫瑰？她是否又再回到過上海，莉莉說，玫瑰回日本一年多，曾同她的夫婿來過上海一次，住的時間不久，曾到「青島」附近一家洋裁店作旗袍，旗袍店的女老闆和玫瑰很熟，你去看看旗袍店女老板，可能在那裡得到一點玫瑰的消息。

跳了三次我說：

「莉莉，我帶你出場好麼？」

「我去抓一個大頭宵夜，你等我們離場後隔一個小時左右在外面會見好麼？這樣可省你好多票錢。」

我告訴了她到同玫瑰常去的大華旅社，她就轉枱去了。

我看她同一個客人走了以後，隔了些時趕往大華旅社，訂好了我喜歡的房間，在客廳中等候。

不久她即來到，招呼一下，匆匆相偕進房。

「這房間很大很好，但我們不需要這樣大的燈光。」她說完了即把燈全部關掉，祇留牆角一盞落地燈。自己脫去了旗袍褲襪，鑽入被內，並催我上床。

我進入被內開始親吻她，擁抱她，她推開了

我的手，坐了起來說：

「讓我們先談談。」

我說：「很好，請問妳和玫瑰是怎樣認識的。」

莉莉說：「我先生在旅行社作事，玫瑰和她先生常常出外旅行，要我先生替他們安排食住交通工具，她先生祇會說日本話，中文程度很差，玫瑰中文很好，中國話更是非常流利，我丈夫的日本話說得不錯，每次她同她先生來找我們，我丈夫同她先生談旅遊有關事項，我便和她閒談女人服裝裝飾和上海一般社會情形，玫瑰很能幹，用錢很大方，她常常把錢給我丈夫，要他請一些軍中和學校的體育教練吃飯，玫瑰的哥哥在日本經營一家運動器材店，要我丈夫替她推銷男女運動服裝和運動器材。」

我問莉莉：「既然妳丈夫有工作，又作生意，妳怎麼會在舞廳伴舞？……」

莉莉嘆息說道：「我丈夫是非律賓人，性急暴躁粗野，他虐待我，不把我當人……。」

我問莉莉：「妳爲什麼對我這樣友好熱情順從，處處替我省錢？」

莉莉說：「雖然今天才相聚，但是因爲玫瑰和你的關係，由於她對你的崇拜和友愛，我早已萬分欽佩你，夢想有一天能和你接近，瞭解你的魔力何在？爲什麼玫瑰會愛上妳？」莉莉一面說話，一面主動的親吻我，熱烈的擁抱我，我也情不自禁地把她拖下擺平……

在黑暗中摸索相愛，另有一種風情，我以前也同別的女人友愛過，所不同的是：以前我是幻

想著同玫瑰做愛，目前和莉莉在一起另有一種特別不同的親密感。

過了個多鐘點，我心滿意足地坐起來抽煙向莉莉說：「現在我們可以談談了。」

「我很累要睡了，明天見！」她說完即翻身而睡。

### 那裏學的這套功夫

第二天我先醒來，輕輕把床上的燈打開，見她仰面而臥，面頰粉紅，豐乳半露，好像一幅海棠春睡圖，我把被拉開，欣賞她的身段，她有像喬琪的女友的身材，雙足亦修理的很美，我輕輕撫摸她擁抱她，等她徐徐醒來時我已在她友愛起來了。

事畢我坐起抽煙，她笑著說：

「你真會玩，那裏學的這套功夫？」

「是我第一個日本情婦玫瑰教的，你欣賞麼？」

莉莉說：「這四方面的鏡子，很新奇有趣，我第一次見到我自已身體的各部，也是第一回到兩次的快樂。」

「比你丈夫如何？」

「他體健有餘，但祇願自己發洩，是一個不懂調情的魯男子。」

「你們何時結婚的？他是甚麼樣的人？」

「我昨夜已經說過：他是菲律賓人，我倆是港大同學，他是足球健將，我是游泳選手，我二人因錯誤的認識結為情侶，我父親在香港略有名氣，不准我嫁給非人，我們畢業後即逃到上海，公

證結婚，他在旅行社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勉強生活之外，還從玫瑰她們那裏得到一些額外的賞錢，開始時很快樂。但從他結識了一幫酒友賭友，玫瑰和她丈夫又回日本去了，額外的賞錢也沒有了。弄得負債累累，他迫我去當舞女賺錢供他揮霍，最近並且迫我典當飾物或接客過夜，我痛恨自己無知，誤嫁無賴，我想同他離婚，回香港家去。」

「我很希望你離婚，但千萬不要回港，我是單身漢，可以與你同居的，以後一切請先同我商量。」我很誠意的說。

「希望你真心相待，我是受過教育的也是好人家的女兒，我不會辜負你的。」她悽然給我一吻。

「我會天天來找你的。」

「你不要到舞廳來浪費金錢，我們約好隔天下午五時在此見面，不見不散好麼？」

「一言為定。」我說。

莉莉是一個坦白而心地善良可愛的女人，她丈夫極可能受玫瑰的收買，替她作間諜工作，這一線索，值得探究，莉莉說「青島」附近洋裁店女老闆和玫瑰相識，我決心去訪問這位女老板。

我覺得我有無限的快慰，一來是遇見了莉莉，再則是可能由莉莉的談話，在洋裁店女老板那裏得知玫瑰的下落。

### 玫瑰曾經回到上海

第二天上午我找到了洋裁店的女老板，女老

板四十多歲，她說她是福建人懂日本話，後來我偵知她是臺灣人，曾隨同她表哥到日本唸書，嫁了一個江蘇籍的丈夫，在上海開了一家服裝店，生意很好。我問女老板，是否認識一位「青島」附近花店女主人玫瑰，她連說：「認識，認識。」我問：「最近，曾否來到上海？」

女老板說：「去年春天玫瑰和她先生曾到我店裡來作衣服，她的先生很兇，曾當面把她罵哭了，過不幾天玫瑰獨自一人來到店裡取衣服，她告訴我不久將要到滿洲國（東北）去，她說今年春天可能再到上海來，最近很可能已經到了上海。」

我說：「請你打聽一下玫瑰來上海後的住址，我有事要去看她。」女老板說：「她從不告訴人她住在什麼地方，不過她要是到我店裡來，我可以告訴她，你在找她，請告訴我你的地址，我要她來看你，好嗎？」

我心想，莉莉現在和我常在一起，要是玫瑰找上門來，和莉莉碰在一起，問題就多了。一來莉莉的丈夫如從玫瑰口中知道我和莉莉的關係，那可不行，再則莉莉知道我和玫瑰再度來往，她將作何感想？是否會出大問題，我這一考慮，便告訴女老板：「我的住址不定，我過幾天再來，我有信請妳轉交玫瑰好嗎？謝謝妳。」

女老板說：「可以，可以，她要是到了上海來到我的店裡，我一定把信親手交給她，決不會誤事。」

### 女老板替玫瑰轉信

我問：「從前也有人託妳轉過信給她嗎？」

女老板說：「兩年前有過幾次，不太多。」

我說：「兩年前她住在這『青島』附近一家花店裡，爲什麼還要妳轉信？」

女老板說：「她不願意她的朋友到花店去找她，她說：先生性情粗暴，怕得罪客人，所以請我代她轉信。」

我佯作不知的說：「她的中文還好嗎？能看得懂中文信嗎？」

女老板說：「很好，很好，不但能看，還能寫，她從小生在東北，回日本後又請中文老師教漢學，她還能背誦許多古詩……」

我說：「她來到你店裡，是否都是和她丈夫一起回來。」

女老板說：「不一定，多次是她獨自一人前來。」

我連聲謝謝女老板後，離開旗袍店，趕往大華旅社。到了大華旅社，時已中午，我和莉莉在餐廳進食，她不抽煙也不喝酒，而且智識很高，英語亦極流利，我真的交到了一位佳人。飯後我送她到家，那是一幢破舊的洋房，她匆匆給了我一吻，雙手緊握了一下，一言不發下車而去。

從此我們每隔一天相見，三個月從未失約，日久更爲相愛，但因她有丈夫，我雖可憐她身墮風塵，但我無法作長久之計。

在我和莉莉相處的三個月之中，得知了不少玫瑰的事情，玫瑰是間諜，家庭不美滿，丈夫專制粗暴野蠻，軍閥作風，玫瑰私生活並不浪漫，除了和我的特殊關係，在上海很少和其他的男人

往來，她和其他的人交往都是經由莉莉的丈夫和旗袍店的女老板轉信。我每兩星期到旗袍店看女老板一次，探問玫瑰的消息，兩個月過去了，玫瑰還是不會來到上海，我介紹了好幾個朋友要他們照顧旗袍店女老板的生意，女老板很感激我，答允忠實地爲我打聽玫瑰的消息，替我轉信，兩個月過去了，我有急事到杭州去，我怕玫瑰到了上海錯過和她通訊的機會。特地寫好一封信留在女老板店裡，玫瑰來時，請她轉交給玫瑰，我的信是這樣寫的：

「玫瑰：妳不辭而別，離開我已經兩年了，我常常想念妳，非常的想念妳，妳這次如果回到上海，我希望和妳能見一次面，萬一不便相見，也請妳務必給我一個答復，祝妳快樂。」

妳的真董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日

我把信封好送到旗袍店親手交給女老板，要在玫瑰來到店時轉交給玫瑰。

女老板說：「玫瑰最近可能來上海，到了上海來到店裡，一定面交給她，請放心。」

我去了杭州十天，把商務上的事情辦好，就便協助某將軍的朋友偵破一件共謀鼓動學潮案件。回到上海，立即到旗袍店看女老板，打聽玫瑰的消息。

女老板高興的說：「你走後第三天，玫瑰和她的丈夫一同來到店裡作衣服，我小聲的告訴她，有人在找她，她立即以目示意，要我不再再講，她第三天會再來店裡試樣，第三天玫瑰獨自一

人來到店裡，我親手把你的信交給了她，她拿到信封一看連說什麼人，她不認識你。我接着說：這位先生人很好，來了店裡很多次，他很想見到妳，可惜最近他已去了杭州，妳如最近離開上海或不便見面的話，請妳留下書信或便條，我會替妳轉給這位先生。」

女老板接着說：「玫瑰看了看信封，聽了我的話，並未拆閱你的信，祇將信件放在皮包裡，隨口說道，我回去看看再說。」

「過了三天玫瑰來拿衣服，留下了一封信，要我交給你，這就是她留下的信，你先生拿去看好嗎？」

### 玫瑰回信要忘了她

我急忙自女老板手中拿到玫瑰的信，拆開一看，字數不多是這樣寫的：

「真董小弟弟：很高興讀到你的信，你太好了，也太傻了，我曾經告訴你，我們的愛是暫借來的愛情，你快忘了我罷，我雖然也很想和你相見，我也常常想念到你，但是我們目前不可能在一起，也不可能再相見，我就要離開上海同丈夫到別的地方去，將來也許會再來上海長住，但是請你忘了我罷。」

### 知名不錄

我讀到玫瑰的信，很感失望，無可奈何的失望。（未完待續）